

百家
随笔

《寻茶》识侯玲

□肖寒

见侯玲那天,是5月7号。

气候温和,南风吹拂,麦子灌浆,麦穗摇头晃脑,令人不由自主地也想跟着晃动。

侯玲眉眼含笑地出现了。她发质很好,像缎子一样光滑柔顺。穿一件改良版旗袍,黄沙色底上撒着大小不一的粉白色山茶花,含蓄内敛又不失活泼。她身上隐约透着茶的气韵,衣服穿身上也像茶禅服。

之前听朋友说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高中语文老师,课讲得很抓人,书也写得好看。看上去,确实是一位有质感的女人。

人活于世,总有一些人让你记住,引你探秘,侯玲就属于这一类。

①

午饭的时候,我见到侯玲《寻茶》一书的书稿。厚厚一沓,至少有十万字。

十多天的故事开始,写了茶山、茶人、品茶、论茶等72篇文章。

之前她已出版了散文集《一纸流年》、游记散文集《一念山水》,第三部散文集《一点灵犀》也即将付梓,《寻茶》是第四本书了,目前在修改校对中。

据我所知,一个带高三毕业班

的语文老师,时间紧任务重,是很忙很累的,但侯玲不仅教书写书,还寻茶研究茶,旅游弹琴打太极,她弹古筝的水平也可以上台演奏。

一个人又没有三头六臂,她是怎么做到多事并举,卓有成效的?

侯玲说,时间这东西,你若珍惜它,它绝对是能满足你的。前提是真心热爱一件事,一心想做这件事,那永远都会有时间的。说没时间的人,要么不够深爱,要么就是动力源枯竭,要么只是想不付出。

《寻茶》这本书,是一路寻茶的真实记录。写这么一本茶山行,感谢人生的茶缘际会,那是岁月的梵音,是真实的人生印痕。

我们吃是为了活着,工作是为了活得更好。物质层面是养好身体,但人最真实深度的快乐必在精神。为了充盈精神,为了把书教得更好,我们必须不断学习,时时更新自己,那么就需要在生活中探出一方有趣天地,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养我精神之气。为语文教学去探索,为记录生活而写作,与教师职业互相成就,相得益彰。

②

一切源于十多年前的那个暑假读金庸。

她废寝忘食生吞活剥,一口气读完金庸武侠系列。从此认定,近处是没有风景的。风景在远方,美景就是金庸笔下描写的,在黄老邪住的桃花岛。

在青春勃发的侯玲眼里,即便身边繁花似锦,春日里桃花红梨花白,她也觉得它们的美俗不可耐,那不过是每年必来的一阵季风,怎么能和远方的美景相提并论呢,它们只是她出行的背景,看她远行落寞的眼神罢了。

她心心念念在远道,目光投向是远方。

遗憾的是它们都在遥远的地方,既然如此,那么今生就为寻你而去吧。

她去鲁朗去米林,看格桑花铺在雪山下;去洱海去束河,找三角梅的天下;去禾木去伊犁,看紫云英遍布脚下;看鼓浪屿的凤凰花,采阳朔的栀子花,赏清远的扶桑花。她看过无数地方的云,也路过无数地方的人。

你一个人,都不怕吗?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这么给你说吧,一个人如果有了信念,心里有了目标,就等于装上了熊心豹子胆,一点都不怕,所有的苦难都不在话下。

走千山过万水,慢慢发现,凡

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炊烟,高原的水乡和故乡千河的湿地并没有多大差别,景色几乎雷同;各处的桃花都是五瓣粉红,没有奇异的桃花。原来,远方的美景和身边景物,都有那么一丝丝相似;原来,他乡我乡都很美;原来,美就在眼前。

没有找到神奇的仙境,但洞晓这一切,也是亲自迈开脚去追寻之后才悟到的。

所谓的第一重境界,看山还是山;第二种境界,看山不是山;再次出发,看山还是山,但认知已经不是当初的认知了。

再看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这个世界分明坦荡,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但若不行万里路,又哪能看到眼前这灯火阑珊。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后,人到中年的侯玲终于悟到,只要心里有爱,处处见爱;心中有情,则万物有情;心中有阳光,祥云才浮现;心里有美,眼前皆美景。

侯玲说,走得越远,越能看清生活了四十年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情世故,如果自己活得春光明媚,哪里便都是鸟语花香。现在的自己多了一份责任感,越来越爱岐山,爱教师这个职业,爱每一个学生。



酿豆腐

□肖曙光

长青是客家人,但不会做酿豆腐。酿豆腐是客家名菜,也是逢年过节、嫁娶喜庆餐桌上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他不会做,他的母亲会做。他吃着母亲做的酿豆腐,总觉得豆腐里有母亲的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那回母亲病了。他匆匆忙忙赶回来。

“给我做一碗酿豆腐吧。”母亲提出的要求,竟然让他不知所措。

“去饭店买吧。”他说。

母亲摇摇头。

“要不,让三婶做吧。”他又说。

母亲又摇摇头。

看护母亲的三婶说:“你自己做,这是在尽孝哩。”

他没有尽过孝。多年来,母亲一个人在家,有了病痛,忍着,扛着,他没有端水做饭伺候。母亲要他做酿豆腐,这个要求并不为过啊。

问题是他不会做!

不会做,也得做。

他卷起袖子,下了厨房。

豆腐沥干水分后,切成一块块的长方形,再从中间挖去少许豆腐。

要不要在豆腐上撒上生粉呢?长青有点犹豫了。心里想,放吧,记得母亲好像放过。

之后,就把准备好的肉馅酿入豆腐中。把豆腐放进油锅里时,长青又犹豫了。

豆腐是先煎肉馅的一面还是先煎其他的几个面?他努力回想过去母亲做酿豆腐的情景,但怎么也想起不起这个细节。

小时候,家里因为穷,一年到头难吃上一回酿豆腐,更别说学着做了。后来他离开家乡,参军当了一名消防兵。

小小说

酿豆腐是他的最爱,偶尔去菜馆,点一份酿豆腐,细细品尝,感觉没有母亲做的地道。

每次回家,都要母亲做酿豆腐。母亲做的酿豆腐,让他口齿留香,啧啧赞叹不已。

后来当了消防大队长,繁忙的工作,让他没太多时间回家看望母亲。

现在豆腐煎制的问题困扰着他,有心去问母亲,又怕不开脸面。

一咬牙,把有肉馅的一面放入油锅中煎。没承想,把豆腐翻一面时,豆腐碎了,肉馅撒了一锅。哪里是酿豆腐,分明是一锅豆腐渣了。

三婶看见他在灶台上手忙脚乱的样子,叹了口气说:“你呀,连个豆腐都不会煎。”

长青听了,顿时面红耳赤。

回去后,长青在厨房里默默练习做酿豆腐。一定要让母亲吃上自己做的酿豆腐。功夫不负有心人,酿豆腐终于被他做成了。

有一回,长青请假回来。

他卷起袖子开始做酿豆腐。

锅里倒入油后,开小火,把酿好的豆腐先煎其他几个面,再把有肉馅的一面略煎一下。豆腐被煎得金黄。母亲见了,微笑着点了点头。长青把母亲请回屋里,“您坐吧,等着吃酿豆腐。”

豆腐还没有出锅,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长青接完电话,多地发生火灾的报告,让他倒抽一口凉气。询问完情况,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决定马上赶回大队。蓦地一股刺鼻的味道传来,发现锅里的豆腐被煎糊了。他懊恼地叹了口气。

后来,长青又回来了。走进屋子,屋里空荡荡的。厨房里,砧板、平底锅、砂锅依然还摆在那里。似乎在等母亲来做酿豆腐。

他把瘦肉剁成泥,把泡软的虾仁切碎,浸泡的香菇挤干水分剁成泥,葱姜切碎后放入肉泥碗中……一会儿,一碗散发着浓浓香味的酿豆腐就做成了。

他闻了闻,好像有股母亲做的酿豆腐的味道。把盛酿豆腐的砂锅端进房间,恭恭敬敬摆在桌上。就像小时候,母亲把一块块豆腐夹进他碗里一样,他也把一块块豆腐夹进一只空碗里,流着眼泪喊道:“妈,您尝尝吧!”

缕缕馨香在房子飘荡着,墙上的母亲,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遇见西蒋村

□胡新华

生的一些散文,又是关中当地人,在我的想象中,先生的故居应该是白鹿原影视城里建的那样的面对面的青瓦泥墙的厦屋,或者像柳青故居那样的,有精致的小院,院里栽着红的桃绿的柳。然而没有。就是一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子,一个同期的院子,因疏于打理,还有些颓废的样子。若不是门楼两边蹲坐的两尊石兽,院前的两丛青竹,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个小院与著名作家联系在一起。

我的心里莫名地失落,隐隐有些替先生遗憾了。

好友开导我说,先生人如其名,一生朴实忠厚,这房子也如他一般本分真实,如果过于修葺装饰,可能就不是他老人家所愿了。我听了,心里才渐渐释然。

想去祭拜先生,却走错了方向。问了村里一位老者,才知在村西的半塬上。沿忠实第一广场旁边的小土路蜿蜒而上,左边是

深深的沟壑,右边是层层梯田。无论沟里还是田里,都栽种着果树,开着淡淡的粉白的小花,想那广场上有名曰“樱桃沟”,想必就是这里了。没走多远,看到右手边一条砖铺的小道,道旁是苍青的松柏林,想着先生就在这里了,走过去果然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几棵斜斜的松,松下三块石,平常人家模样的墓家,石砌的大小各一的两圈矮墙,一方石碑,就是先生身后的全部了。简单朴素,依然如同他的为人。墓家背后的土崖上开满了山桃花,红艳艳的,广场前面的硷畔上迎春花也在怒放,一片金黄。站在崖畔,放眼望去,不远处,灞河如练,悠悠西去。此情此景,使我不免又替先生高兴起来。想那世间芸芸众生,身后能享受如此纯净,又被世人时常怀念的人又有多少呢?若不是终生不懈地坚持与努力,哪有生前身后的名望与尊崇?

没有为先生带花来,鞠个躬

吧,聊表敬意。

下塬的时候,在路边的坡地里,意外发现了很多野菜。荠菜绿莹莹嫩生生,小蒜一丛一丛的,还有蒲公英和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菜……这实在太让人惊喜了。我们孩子似的跑进去,拔了许多的荠菜和小蒜。虽然弄得两手两脚都是泥,却满心欢喜,总感觉那些鲜嫩的生命里,也蕴含了文字的香气。

回去取车,才看到广场东面墙壁上的宣传画和诗文。画是普通的画,诗文却是老先生的原创:《青玉案·滋水》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两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遍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读了又读,好一个“杨柳两岸风香透”,好一个“东去一拂袖”!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刚强不屈的人格跃然纸上。于是,又想起了先生的很多文字,想起了先生在《原下的日子》,想起了先生《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先生的文字终将给这片并不富饶的土地,给这片土地上众多的日渐荒芜的心灵以滋养。我想,这也是大家前来拜谒的原因吧。

从来不曾想过,与西蒋村会以这样的方式相逢。

那天从蓝田县城返回西安,途径灞河西路,行至灞桥界时,同行好友说陈忠实先生老家就在附近,于是车头一转,我们就到了西蒋村。

西蒋村本是白鹿原下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但因了陈忠实老先生、因了《白鹿原》,这里便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吸引着西安周边乃至更远地方的文学爱好者纷至沓来。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西安本地人,又自称是文学爱好者的我,尽管对这里向往已久,但终究还是第一次来。所以,未到先生家门口,心里就满是歉意了。

车子停在忠实第二广场上,抬眼就看到了竖在路边的一块小牌子,上书“陈忠实故居”几个字。我以为路标,想着沿路还得走几步。没想到友人却说就是这里。哪里呢?但见眼前路边一座寻常小院,低矮的水泥门楼,两扇褪了色的红漆小铁门。院门紧锁,没有一丝缝隙,趴在门上也看不到里面的任何景象。好在院墙不高,视线所及,能看到好了屋架的三间平房的顶。整个院落的风格,说新不新,说旧不旧,和我所想象的样子大不相同。我读过先



夏有蝉鸣

□老树

杨柳和桂树,枝繁叶茂,撑出大片阴凉。公园里散步,曲径通幽,随意闲适。树下,独有的清凉和芬芳,如凉风轻拂,清流润心。树上的蝉鸣,随枝叶疏密高低起伏跌落,层层叠叠,绵绵不绝,波浪似的在公园里荡漾开来,演绎着鸣蝉的香樟之恋、玉兰之恋。公园多深,蝉声多深。

走街串巷,走进沿河风光带,一份鸣蝉的垂杨柳之恋和白杨树之恋在等着你。临河的垂杨柳和白杨树守护着小河,与河道相依相偎。香樟树、桂花树、合欢树点缀,山水画般渐次铺开。风光带漫步,如在画图中。蝉鸣从浓荫深处流出,四面八方漫溢,在宁静的河面,在起伏的曲径,宛如小河淌水,源源不断。小道多长,蝉声多长。

四季轮回,蝉偏偏喜欢炎热酷暑。大白天,阳光炽热,大地滚烫,青枝绿叶才了阴凉。人蜗居不出,在空调下至少风扇下软绵绵慵懒洋洋。只有蝉,长吟不绝,蝉鸣声阳光般炽热,大地般滚烫,唱给盛夏听,唱给自己听,不知疲倦。

蝉鸣不停步,清晨而白天,白天而黄昏,乃至夜间。“蝉声深树起,林外夕阳稀。”宋人游九眼《闻蝉》诗中有此两句,也有误会:蝉鸣何曾落时才开始鸣唱?还是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最解蝉鸣:夜半,清风,明月,蝉鸣,此景此情,问谁领会得来?夜风轻吹,夏日回归清凉,蝉鸣回归清凉。

夏日陪伴蝉鸣的,还有鸟鸣,还有蛙鸣。可惜鸟鸣有点吝啬,只在清晨,且总在深树鸣唱,似乎顽皮,又似乎羞

涩。蛙鸣,比鸟鸣要勤,晨曦里唤醒夏日,夜色里送走夏日——终究不如蝉鸣:从早到晚,比鸟鸣蛙鸣更早,比蛙鸣更晚;而且,大白天,烈日下,林木间,鸟们蛙们销声匿迹,蝉们却唱得欢,“唧呀啾啾——”“唧呀啾啾——”,行云流水,在山水间回荡不止。

蝉隐身树林深处或者树叶深处,听得见蝉声,看不见蝉影,极富禅意,打破了公园里或者风光带独自闲适的枯寂,深如海的世界里,有生机在萌动,有生命在歌唱,宛如漫无边际的原野花香流动。蝉声清雅,世间声音,不叫人生烦,反倒生静的,只有蝉声!若无蝉鸣,这世界岂不太枯寂,太苍白?

蝉鸣,是这个季节不可或缺的美景。古人眼里,笔下,蝉餐风饮露,似乎不食人间烟火。风雅之士,常以蝉明志。而蝉鸣,清凉高远,为人所喜。

最喜欢南北朝王籍《入若耶溪》中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两句,空旷的林子里,山谷里,蝉声不绝于耳,清清楚楚传来,此时行走在幽静的林子和山谷,便是极妙的境界。

清晨或黄昏或夜间,蝉声从枝叶间在晨风或晚风中摇落在偶尔阳光洒落的小径,我就在这清晨或黄昏或夜间的风光带漫步,披着晨风或晚风,踏着蝉韵,行走红尘,心却在红尘之上,恍如化外之人……

“唧呀啾啾——”“唧呀啾啾——”,这个季节离不开蝉,泡在蝉声里,在蝉声里发端,在蝉声里剧终。我们被时间裹挟着,被蝉声裹挟着,自夏而秋,穿越两个季节,周而复始。



岗日嘎布山 白英摄影

楼顶的黄桷兰

□陈亮

“黄桷兰枝倚短墙,叶肥玉瘦沐骄阳。晚风习习涟漪涌,一脉馨香满院芳。”我家楼顶花园栽种着两株黄桷兰树,一株小些,另一株大些,像鲁迅文中的“两棵枣树”,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

妻子是不怕热的,她说“心静自然凉”,每每到屋顶花园侍弄花草,最后总会把手里捏几朵或十来朵黄桷兰,剑一般的白色花瓣尖尖长长,像涂上了淡黄的指甲油,一朵朵,像佛手一样张开,好像包裹着一件不为入道的寂寞心事。它们纤长而沉静,含蓄而内敛,如清新淡雅的江南淑女,肌白如玉,肤如凝脂,素雅而高洁,娇羞而腴脱。

父亲的腿被我们称为“香肌肉”,夏天经常遭蚊虫叮咬,瘙痒难耐。母亲此时就会拿出自泡的“黄桷兰香水”,为父亲涂抹祛

痒。“黄桷兰香水”里的花朵,就是母亲清晨在那两株不起眼的黄桷兰树上摘的。

爱“臭美”的侄女是不会放过这两株黄桷兰树的。只要她一来,便会在客厅里左看右瞧,绝不放过妻子摘取黄桷兰后的蛛丝马迹。而一旦找不到或者看见蔫黄蔫黄的黄桷兰,她便会斗志盎然,像奔赴一个未知的大自然,到屋顶花园寻寻觅觅,兜兜转转。然后,在我们颇有几分善意的“你那么瘦小,注意安全”(那株大的黄桷兰树长在屋顶花园靠墙的边缘地带)的指责声中,一蹦三跳地上楼,又谨小慎微地捧着满是收获的双手下楼来,手里兜着香气四溢的黄桷兰……心中五味杂陈,那些在一夜之间或凋零或更加饱满的黄桷兰,似乎在提醒我: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其烦地询问想要将黄桷兰别在胸前的人,“你想要吗?”

一场夏雨,浇透了黄桷兰,也浇透了我那颗焦灼的心。屋顶花园更显生机勃勃。我来到这两株黄桷兰树下,似乎闻不着它的香气了。倒是一株桂花,还在散发着它密集的香味。花开花落终有时,等花季一过,黄桷兰也将退隐江湖,消失在楼顶花园的风景之中。

又一夜夏雨,横扫那不堪一击的桂花。然而,黄桷兰开得正奔放,我像虔诚的膜拜者,走进开正浓的黄桷兰树下,醉倒在它芬芳的怀抱里。

我想象着:自己像采茶姑娘一朵一朵地摘着那玉石一般轻盈饱满的黄桷兰……心中五味杂陈,那些在一夜之间或凋零或更加饱满的黄桷兰,似乎在提醒我: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